

上水船甲集

谷林 著 止庵 编



上水船甲集

谷林 著 止庵 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水船甲集/谷林著;止庵编. - 北京:中华书局, 2010.1

ISBN 978 - 7 - 101 - 07151 - 1

I. 上… II. ①谷…②止… III. 书评 - 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417 号

-
- | | |
|------|---|
| 书 名 | 上水船甲集 |
| 著 者 | 谷 林 |
| 编 者 | 止 庵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3}{4}$ 字数 110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151 - 1 |
| 定 价 | 28.00 元 |
-

自 述

谷林，男，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亦即旧宁波府属七邑的首邑，府治所在，老百姓遂习称自己作宁波人，纵在废府之后、建市以前的年月也如此。

一九三七年夏，从县立商业职业学校毕业，适逢杭州一家银行招考练习生，应考录取，自此开始游食四方，凭仗着扳弄算盘珠过日。一天，读《伊里亚随笔》，见到兰姆的《行述》，说那些深锁于东印度公司库房里的笨重大账簿才是他真正的“全集”，不禁笑逐颜开：我大可攀比名家，自诩“著作”等身了。

一九八九年从中国历史博物馆退休，时年七十。黄昏夕照的十三年重被发配，改弦更张牵去整理故纸，一部《郑孝胥

日记》就是留下的鸿爪，一九九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写过几篇读书随笔，已编成两个小册子：《情趣·知识·襟怀》，一九八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边杂写》，一九九五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先生著作，后又有《答客问》（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月）、《淡墨痕》（岳麓书社，二〇〇五年三月）和《书简三叠》（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九月）印行。

先生于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止庵识

目 录

自述	1
关于《片石集》的版面设计	1
对《四角号码新词典》说些意见	4
清露无声万木中	10
向编印出版《寥寥集》的同志们道谢	12
怀念《笔记丛刊》	15
严复《辛亥日记》	18
三本清代职官年表的重印	30
《炳烛斋杂著》中的“安南”史料	33
王秉恩关于东沙岛交涉的信	36
开辟草莱的人	42
咬文嚼字	47
引经据典	51

一文钱的命案·····	55
书籍的品种和印数·····	58
读词有感·····	64
答问·····	67
提倡编目录书·····	69
读新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72
发式漫谈·····	76
特价书及其他·····	80
谈《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的编辑加工	
和校对质量·····	86
出版发行工作断想·····	91
回文诗·····	95
炳烛·····	97
预约余话·····	100
颊上墨污·····	104
“蒋被捉之日”及其他·····	107
我以一管窥书市·····	112
“三十”感言·····	115
书籍的提要·····	119

《清代职官年表》的“人名录”	124
买书杂记	128
广告小议	131
读重印本《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	136
两亿字的指标	140
致《文艺新书》编者	143
文苑点滴	145
读辞书	151
“卖而不求善价”	153
无名氏状态	155
“悬殊”一词	157
不能冒失求之	159
商标的“创新”	161
情文相生	162
第三种《通检》	164
恼人的广告	166
一树百花果	168
好文章与糟排印	171
钟繇曾否封王	173

老糊涂的新遭遇	174
前调和前人	178
陈平“待罪”	179
读一则提要	181
《意见簿》摘抄	185
培根论说文的两种译本	188
合编和合订	191
“大可不必”之余	193
五百万字一勺尝	195
读序杂记	197
一圈疑三人	201
有为者,亦若是	203
“夫妻老婆店”	205
关于《四部备要》	207
印错的名字	209
理充情盛	212
《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校读小记	216
应该有点宣传	221
别样的观感	224

凤姐失言	227
安息日	229
点滴话设计	231
不只是老编辑才会碰上	234
读《量守庐学记》说校对	236
开本和版面	240
编辑改稿一例	244
再举一个例	249
满汉总督和著名者	253
良朋远来	257
读徐一士旧著的两种重印本	262
工具书点滴	267
清流仲弢	272
《流言》浪语	274
往事回忆存史料	278
翻书偶见	283
古书的标点	285

关于《片石集》的版面设计

赵朴初的《片石集》，王府井书店于四月十八日发售，两天以后，即不可再得。读者争购好书，这是一种动人的可喜景象，却也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应该千方百计节约用纸。此书装帧美观，但版面设计造成不少浪费。浪费甚至不如铺张奢华，纯属毫无收益的虚掷。此书宽十三厘米，正文一句排印一行，往往只占三厘米。突出的如《越南杂咏》第一首《织巾吟》，每句三个字，加上标点，每行排印不到一个半厘米。说它浪费，就是说，这样排印成的版面仿佛一柱支天，伶仃空伧，纸张糟蹋，效果很坏。

从《诗经》直到五四时代的早期白话诗，我们传统的印诗版式，从来是与散文一致的。冰心曾有一文谈她的写作经验，说她最初的新诗，并不分行写，报纸刊登时，也不是一行

只排印一句的。我们在书画展览中看到赵朴初手写的诗幅和题在黄胄、亚明等画家画幅上的诗篇，都不是按句分行书写，都很美观悦目。为什么排印出版，必须改变格式？即如文物出版社多次印行毛主席的诗词，也都采取传统的版式，并非每句各占一行，也甚美观大方。而且旧体词曲，本来过片只空一字，现在必须改成空一行，而当此空行恰值书页的末行或首行时，便显得段落不清。（例如本书《凯歌还》的第二六〇页与二六一页，中间恰为空行。）

律绝每句字数相同，现在报刊排印时往往排成两句一行，却在两句之间，留空几个字，成为很整齐的两排。我每见此种排版式样的诗篇，就不免踌躇第二句究应是下行的还是右侧的，常要试读一下才明白。

此书如按《毛主席诗词》文物版的版式排印，可能减少用纸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奢华一些，正文加上朱丝栏，采用双色套印。把耗费在纸张上的代价抵作排印工，则读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一本远为精美的诗集。页码大为减少，拿在手中翻阅，也较轻快惬意。出版社并可因此用同样物料成倍地增加好书的印数。

我建议：旧体诗集，此后可考虑恢复传统的排印格式，不

必每句转行。甚至新诗,除掉商籁体(十四行诗)或者马雅可夫斯基那种体裁之外,都可以试一试不采用逐句分行的排印方式。提出这点意见同出版社商榷,不知能革这样一个命否。

* 载一九七八年五月《出版工作》第七期,署名刘春亭

对《四角号码新词典》说些意见

最近得到一九七七年修订重排本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在工具书奇缺的今天，当然很是高兴。翻读之下，有些意见，下面举几个例子说说。

一、开门见山，词典《凡例》第一条，这样交代：

“本词典可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及一般读者使用。”

这里，把读者对象逐一列举，主旨似在表达读者要分阶级，反对“为全民服务”的思想。多年来，人们已养成了这样子讲话的习惯，丝毫不能含糊。结果，一句话非有二三十字不行。宁愿拖泥带水，不敢简单明了。我主张“节约”，认为这一条要是改成“本词典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

恐怕使用词典的人不会见怪，怨我们交代不清。

二、二五页〔字典〕，注解如下：

“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排列单字加以注音、释义的工具书。”

这里所说起指导作用的“一定思想”，是说“排列单字”可以有四角号码、音序、部首等等的不同吗？翻到三一七页，看看〔词典〕的注解——“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把收集的词语按一定次序排列并加以注解的工具书。”——则明明有两个“一定”，可见上边的猜想不对。那么，意在纠正认为编著工具书不需要“指导思想”的观点了。但由于说法的空洞含混，这个纠正是无力的。而且编者在这本词典里的“指导思想”亦非始终一贯。试看二〇页上的〔文选〕，注解就只有“文章选编”四字。选编文章就没有或不需要指导思想吗？当然有，也很需要。但读者大约不会因这一条〔文选〕的注解没有“戴帽”而批判词典的立场观点的。我主张〔字典〕向〔文选〕看齐，把注解改为“对单字注音、释义的工具书”。

三、三四九页到三五〇页〔大庆〕、〔大寨〕，各有长篇注解，是一种小型百科全书的写法。这种写作体例，可以商讨，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这两条注解的结语——“现正为普及

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现正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我觉得放在词典里是不合适的。“现正为”是一种新闻报道的语气。我们当前在开展什么政治运动，这个答案不能到词典里去找，词典只能解答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

四、二九页〔刘六、刘七起义〕，注解中有这么一段：

“起义军进入曲阜时，打烂孔庙祭器，将儒家经典扔入污水池，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孔丘的忿恨。”

我看，这不是对起义农民的颂歌，而是“儒法斗争”的余音。砸烂、扔掉，至少不值得鼓吹。我还以为把这个理解为“对孔丘的忿恨”也不甚正确，要说忿恨，这是对纲常名教的整套封建秩序、统治制度的忿恨。

五、四五页〔五经〕，注解如下：

“指《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特地把经典加上引号，显然含有贬义。后面一句话，也有一点不清楚，即罪案究竟是定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头上，还是“五经”头上，抑或两者算是共谋案，应一概投畀豺虎？

把它跟前面四三页〔正史〕的注解对照下——“这些史书

贯穿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保存了大量史料。”——似乎颇可看出一些差别。

但我不免犹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利用过的东西，到了当代无产阶级手上，是否还有用呢？前人说“六经皆史”，是否多少有点道理？中华民族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著称和自豪，“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包括不包括五经在内？把它们说成狗屎堆，不可向迳，不值一顾，要人们避之若浼，还是诱导启发后人去钻研开掘它们，哪种态度较好？

这里，我的话有点走题了。我只是感觉词典在对待旧籍、古人那一方面，似乎否定过多。

六、三四六页〔喜剧〕，注解分两条，其第一条是：

“旧戏剧的一种类型，多用夸张、幽默和讽刺的手法表现矛盾冲突，往往以矛盾得到圆满解决为结尾。”

这里把“喜剧”划入旧时代、旧社会的“旧”字号里，使人甚为惊奇。我不免联想到三二六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注解里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用这个成语比喻革命势力胜过反动势力。”这里的“我们”，显然只是指代“样板戏”《红灯记》的作者。为一出戏里的一句未必高明的台词特地写上一条注解，于是“喜剧”不能不“旧”，因为此一形式从未被“样板戏”